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1031 期 |
2026年1月10日 星期六
主编:吴南瑶
本版编辑:王瑜明
视觉设计:戚黎明

国家艺术杂志



■ 狮形装饰椭圆石棺

新年伊始,面对象征着理想与追求卓越精神的“奥林匹斯山”与暗喻着现实与责任的“卡皮托利山”,古罗马艺术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方法论:怀揣敬意仰望高峰,更以务实的勇气与创造的智慧,在生活的土地上,一砖一瓦地建造起属于自己的、平衡而丰盈的人生殿堂。

一场学习与自信的变革

在探讨雕塑所承载的具体美德之前,须首先理解古罗马雕塑艺术的起点与方法论——一种建立在虔诚模仿与自觉创造之间的独特张力。罗马在军事上征服希腊后,在文化上却成了心甘情愿的俘虏与最具创造力的学生。他们并未摧毁其艺术,而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系统性地学习、复制,并最终转化它。

罗马雕塑家继承了希腊的雕刻核心技法:从展现人体动态平衡的“对立平衡”(Contrapposto),到基于数学比例的完美人体规范,再到那些仿佛随风飘动的衣纹褶皱处理。然而,他们在材料与技术上实现了重要拓展。除了沿用大理石,罗马人凭借其卓越的工程能力,大量使用青铜,并完善了“失蜡法”空心铸造技术,使得制作如《马可·奥勒留骑马像》般大型、动态且稳定的雕像成为可能。他们也开创了大规模的大理石复制产业,许多已佚的希腊青铜杰作,通过罗马作坊精准(或带有再创作)的石刻复制品,才得以将其形神保留至今。

这种复制绝非机械照搬。罗马人几乎接纳了全部希腊神话题材,诸神在新的国度拥有了拉丁化的名字:宙斯变为朱庇特,阿佛罗狄忒变为维纳斯。但正如展览中那尊著名的《蜥蜴杀手阿波罗》(Apollo Sauroktonos)所揭示的,接纳伴随着转化。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斩杀巨蟒的传说,隐喻着光明战胜混沌与邪恶。罗马人在复制这一形象时,逐渐强化了其与医学、净化的关联。雕像呈现为一位俊美的青年,慵懒地倚靠树干,目光低垂,正全神贯注地瞄准一只沿树干爬行的蜥蜴。寓意微妙,蜥蜴是巨蟒的缩影象征,蜥蜴或蛇在古典时代常与疾病、危险相关联。罗马人同样珍视希腊人赋予的光明与勇气的寓意,但极大地强化了阿波罗与医学、健康的关联。在罗马,阿波罗是重要的医神,其神庙常与疗愈场所相连。于是,这尊“杀蜥蜴”的阿波罗在罗马语境中,便增添了另一层意味:祛除病害,守护健康。罗马人巧妙地将一个关于神权建立的神话叙事,转化为对健康与祛病这一世俗福祉的关注。这正是罗马实用理性的精髓——将希腊的形上思辨与诗意隐喻,转化为服务于现实生活与公共福祉的具象智慧。

另一尊雅典娜(密涅瓦)雕像则展现了继承中的“再诠释”。她头戴科林斯式头盔,胸前是山羊毛皮制成的神盾埃癸斯,威严中透着睿智。策展说明牌特别指出:她身旁那面装饰着戈耳工美杜莎头像的圆形盾牌,实际上是18世纪修复大师卡洛·阿尔巴奇尼的补作。这一注脚同样意味深长。对罗马人而言,雅典娜不仅是希腊的战争与智慧女神,更是他们自己的密涅瓦。他们保留了其智慧内核,却弱化了其作为战神的原始锋芒,更强调她作为艺术、工艺与城市文明守护者的角色。这面后添加的、象征威慑的盾牌,恰似一个绝妙的隐喻:每一代人都在依照自身的时代精神与理解,为古老的传统增添新的“盔甲”与注解。

从理想化到世俗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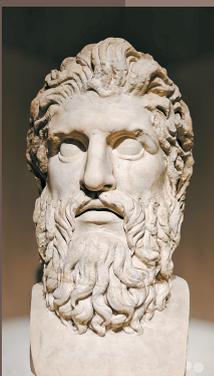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在神祇形象上罗马体现的是“转化”,那么在人物肖像上,他们则完成了一场彻底的“革命”。希腊雕塑追求理想化——神像与运动员像是完美几何形体与和谐比例的体现,面容平静超然,旨在呈现永恒的、超越个体的“神性”或“完美人性”。罗马人则开创了高度写实、个性鲜明的肖像艺术(Verism)。

智慧、勇气、健康与爱

古罗马雕塑中的精神秩序

◆ 大鱼

■ 古希腊海神波塞冬头像(古罗马神祇尼普顿)



■ 二十七年至公元前十四年 奥古斯都皇后利维娅半身像(公元前)



近期,上海世博会博物馆正在举行“罗马·罗马:从奥林匹斯到卡皮托利”跨年大展。策展团队以“双山意象”构建的这场对话——奥林匹斯山的神性秩序与卡皮托利山的现实权威,正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借助传统、面向未来塑造自身精神秩序的范例。

展览中那些共和晚期贵族半身像,面容皱纹深刻、眼袋松弛、目光锐利如鹰,与希腊时期光滑完美的理想面容形成对比。这种“现实主义”源于罗马深厚的祖先崇拜传统(家中设有保存先祖蜡像面具的圣龛)和对个人功绩、社会地位的记录渴求。罗马人将希腊追求“普遍之美”的形式,转化为表彰“具体之人”的媒介。

这一精神最雄辩的体现,莫过于一尊公元二世纪的无名罗马将军立像。他身披精雕细琢的肌肉型胸甲,身姿挺拔如松,右手持剑,左手握象征指挥权的权杖。这不仅是位军事统帅,更是罗马核心美德“Virtus”的化身——一种融合了英勇、道德力量与公民责任的至高品德。在罗马,一个男孩从小就被灌输“Virtus”的观念,它鼓励人们通过践行勇气、履行责任来获得荣耀,进而赢得社会尊重与政治声誉。这尊雕像所展现的,正是将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式的个人英雄主义,转化、沉淀为罗马公民服务于社稷的、庄重而坚毅的公共勇气。

罗马人还将雕塑的叙事功能推向极致。展览中“帝国的荣耀”一节,以26件罗马皇帝贵族半身像为该篇章核心,其中奥古斯都皇帝半身像等展品,如同历史的“见证者”,直观呈现古罗马从城邦崛起为世界性帝国的壮阔进程,让观众感受帝国统治者的政治远见与文化包容力。这种将艺术

作为系统性历史记录和政治宣传工具的做法,是罗马对希腊形式的重大发扬,直接体现了卡皮托利山务实、秩序、崇尚功业的现实逻辑,对奥林匹斯山美学秩序的全面统合与运用。

从神话激流到人间港湾

西方谚语有云:“到了罗马,就要像罗马人那样生活。”罗马人无论走到哪里,都会修建标准化的浴室、剧场和竞技场;推行统一的度量衡、货币和法律条文;在各个行省建设带有广场、神庙和排水系统的城市。这些设施不仅实用,也潜移默化传递着罗马的秩序与文化。

务实是罗马人的另一鲜明特质,这一点在神话中同样留下深刻烙印。希腊的神高度拟人,兼具人性光辉与弱点;而罗马的神在融合过程中褪去浪漫色彩,更多了一份凡间责任。人与神之间形成一种契约:人格守敬拜仪式,神履行护佑职能,保国家安定,替民众消灾。展览中的维纳斯依然动人,罗马人借助神话,将她塑造为民族的直系祖先。

在“爱”的主题上,罗马艺术完成了从神性到人性的深情落地。希腊爱情多见于神话(如阿佛罗狄忒与阿多尼斯的激情与哀悼),充满宿命般的悲剧性与感官之美。而罗马人则在艺术中,为共担命运、彼此忠诚的婚姻与家庭之爱赋予了崇高的地位。

广为流传的丘比特与普赛克的故事便代表了这种精神的转化。罗马人将希腊晚期这则关于“灵魂”(普赛克)与“爱”(丘比特)的寓言,演绎得更加复杂、细腻,强调灵魂历经好奇、背叛、磨难后,最终与爱结合并获得永生的过程。这为“爱”注入了深刻的伦理考验与精神升华的维度,使其超越了单纯的情欲,触及灵性成长的主题。而这也成了后世艺术家创作的母题。

踏入展厅,一种奇特的时空融合感扑面而来,不仅因为主展厅设计灵感源于罗马万神庙的宏大穹顶,更因为这些古老的雕塑正与今人进行着一场关于何为智慧、勇气、健康与爱的永恒对话。罗马人

以其独有的务实与自信,完成了这场伟大的文化“转译”,让这些希腊神祇在台伯河畔获得了崭新的生命维度。

新年钟声仿佛与这些古老雕塑的脉搏产生了共鸣。它们带来的启示远超艺术史范畴:文化的活力,既不在于闭门造车,也不在于全盘照搬,而在于像罗马人那样,具备鉴别、吸收、转化与再创造的勇气与智慧。当我们面对自身的传统与外来文化、理想境界与现实挑战时,古罗马艺术留下的这份“双山对话”的遗产,正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启示:心怀敬畏地仰望精神的奥林匹斯山,同时以坚实的步伐,在生活的土地上建造属于自己的、承载着智慧、勇气、健康与爱的卡皮托利山。



■ 古希腊女神雅典娜(古罗马神祇密涅瓦)



▲ 古希腊神阿波罗

▲ 双头雕像